

吉布寨

徐

訐

著

徐訐

吉布賽的誘惑

夜窗書屋出版

吉布賽的誘惑

七居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三版

吉布賽的誘惑

每冊實價三元

著

者

徐

訐

出

版

者

夜

窗

書

屋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經

售

處

五

洲

書

報

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光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獻辭

我未記我身受的苦，

也還未記我心底的哀怨，

以及胸中的憤怒，

請許我先記青春消逝的路上，

我是怎麼樣的糊塗。

我還沒有背誦我的耳聞

也尚未細述我的目覩

我暫想低訴我在黑夜的

怎麼樣撫摸我周圍的

所以請原諒我不告訴

在海灘上我寫過什麼字

還有怎麼樣在潺潺的溪邊，

望着那流水的東逝，

惦念到今與昔，生與死。

那麼讓我先告訴你故事，

再告訴你夢，

此後，揀一個清幽的月夜，

我要告訴你詩。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二千法郎預備用在馬賽的，但是三天以後我用去三百法郎還不到，可是整個馬賽可玩的地方都逛遍了。這使我非常失望。

第三天的晚上，我在旅館的飯廳裏用飯，飯後閒坐抽烟，翻翻我帶在手上的幾本雜誌，覺得沒有什麼趣味，正感無聊的當兒，我忽然見到斜對面的桌上，一個濃睫大眼櫻膚美麗的女子，用一副撲克牌爲一個坐在她對面的衣服整齊的紳士算命。她看看牌，又看看對面紳士的面部，用她微微的脣動在解剖他的命運。飯廳的人很多，都在注意她們。我同她們的距離雖不能讓我聽到那位美麗巫女的話兒，但是她的複雜表情與有光的眼睛使我相信她有看透人家內心秘密的權力。那位紳士大概四十多歲吧，有副眼鏡架在鼻樑上，虔誠地聽着巫女的斷語，這些話居然支配了他，使他忽然悲哀，忽然歡喜，忽然驚奇，忽然大笑，忽然長嘆，大概說到他死，死去吧，他竟脫下眼鏡拿出手帕嗚嗚地哭起來了。

於是全廳的人都被

於這位

佩好奇的神情，最後，當

她算完了那個命以後，有幾個人也要她算。位巫女走到別桌去了。

半個鐘點以後，大經已經結束那面幾個買賣，回來從我的桌旁走過。我

說：

『對不起，太太，你願意坐在這裏替我算一個命麼？』

『自然，替一個異國人算命在我是光榮的。』她說着坐下，毫不客氣拿起

我桌上的紙烟，夾在手指間，說：

『你爲什麼叫我太太，難道我已經老了麼？』

我劃一根洋火點起她手上的紙烟，說：

『笑話！你怎麼不知道太太都是比小姐爲美麗呢？』

她噴出一口烟，話就在那烟裏滾了出來：

『但是我是一位小姐。』

『那麼，對不起，小姐。』

她沒有說什麼，只是把撲克牌交給我，叫我洗一下，於是她將撲克牌接去，一張一張依次地翻在桌上並列着，說：

『請你靜想你的願望。』

我照樣做了，她說：

『好，現在你先付我錢，五十個法郎。』

這使我驚奇，怎麼要五十個法郎？但是我從她的美麗原諒起，我於是慷慨地付出了。

接着他開始說我的過去和現在，我也記不起她說的什麼，總之一點也沒有說着，我覺得爲寶貴我的五十法郎起見，還是多看她一回，來得值得，我覺得她實在美得不平凡，所以我不去注意她說些什麼，我注視她面部的曲線，眼睛的光芒，手的動作以及身軀。

『好，現在完了。』

到十八鐘她說。

『完了？但是一點沒有說着。』

『一點沒有說着？你這樣說，是不是爲珍祝福你五十法郎？』

『不，小姐，』我說：『不過我感到爲東方人算命是一件難事。』

『爲什麼？』

『因爲東方人是不會表情的，你很難從東方人面上看到他內心的秘密。』

『你以爲西方人容易麼？』

『是的，尤其是法國人；他們話沒有說出一句，面部與動作已經代說了九句。我想異國人學不好法國話，這是一個原因。比方剛才那位紳士就全身是動作與表情，所以很容易被人看出他的內心所想到的……』

『哈哈……』她笑了，說：『你這人真可愛。』

『怎麼？』我奇怪了。

『你在爲我的能力尋理論的辯護。』

我這時覺得她的笑聲對我是一種侮辱，我說：

『不瞞你說，我出五十法郎倒覺得是值得的。』

『假如我的算命不好，爲什麼還值得？』

『因爲在中國，同一個美麗的姑娘談一席話，有時候需要幾千金的。』

『你這樣同一個陌生的小姐說話是紳士的舉動麼？』

『但是你剛才的笑聲中是不是有對我侮辱的意思？』

『有的，但是說給你聽，你自己也要笑的。』

『那末，對不起，讓我飯後也笑一場吧！』

『但是你需答應我絕對守秘密。』

『可以，我答應你。』

『說！對着上帝。』

『好。對着上帝，我答應你絕對守秘密。』

於是她把臉靠攏來低聲的說：

『剛才那位紳士，不過是我的幫手，驅點生意吧了。』

我來不及回答，不覺大笑起來。最後，我說：

『他真是一個表情的聖手！』

『也許是的。』

『那麼他爲什麼不去做戲子？』

『但是他只會做這個角色，而且有比這個更舒適與近遊戲的職業麼？』

『職業？』

『自然啦，我們都靠這個爲生的。』

『這很有趣，但是一定很清苦。』

『爲什麼？剛才一回兒我已經賺了二百多法郎，要是在大的旅館，一次常

常在「二千法郎以上。」

『日子多了，難道別人不曉得麼？』

『世界是大的，我們的主顧並不限那一國一地。』

『那麼常常旅行。』

『自然，流浪，自由，這是我們民族的靈魂。』

『你是……？』

『吉布賽。』

『啊！怪不得這樣有趣。不瞞你說，我也愛自由與流浪的人。』

『那末你在這裏也是爲着流浪。』

『預備回中國去，因爲有人告訴我馬賽是最奇的世界，所以預備耽些日子，但是我玩了三天，馬賽已經玩遍，不知奇在那裏？今夜終算遇見了你，這是奇事！』